

# 現代評論



## 本期目次

**短評**  
 以精誠團結紀念「七七」(西)  
 歡迎政務巡視團(澤民)  
 知識婦女的雙層任務(文君)

**七七三週年紀念特輯**  
 抗戰三週年與中國今後政治  
 抗戰三週年來的國際形勢  
 抗戰三週年之中國財政  
 抗戰三年來的文藝運動  
 七七紀念對香港學生救亡運動的回憶  
 太陽旗下(回憶錄三章)  
 七七三週年獻詞

**詩的三三雜談**  
 隴南風俗紀略(三)  
 你問我何處去(詩)  
 逝水章(詩)  
 在長安看阿哩朗歌劇(通訊)  
 行進在山窪裏(新生代第二章)(續)  
 編完小記

柳橋 沈宗琳 東流 糕伯峯 紫青 禾手 馮振乾 夏濱 陳寶全 易寒 唐那 雪濤 呂品 編者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出版 現代理評論社 編輯兼發行者



### 以精誠團結紀念「七七」

抗戰到今天，已整整三年了，回憶三十六個月的堅苦抗戰，雖然經過不少的困難與艱難，但終以我們的「領袖抗戰意志的堅決，與全國民眾精誠團結，擊破敵人進好的詭計中，及其他一切圖騰，抗戰的勝利，已到了最後勝利的前階段。

在目前「精誠團結，抗戰到底」之已成為全國民眾始終不變的信條。敵人上驕下驕，已不問是過去的中國民族，但現在，已到了新的時代的眼光，看中國，以為中國民族，永遠是愚蠢的，容易受誘惑，於是妄想以過去威脅利誘種種卑劣手段使中國民族屈服於他的淫威之下，這不但證明敵人的短視，而且暴露了他的黔驢技窮。關於這點，蔣委員長曾有過嚴厲的指責說：「敵人當作我們是一個愚蠢劣等民族，以為可以任他欺詐，任他侵略，任他反宣傳，就可以用暴力威脅來愚弄我們的，他不想我們現在的國民，如果可以被敵人反宣傳所煽惑，則我們中國何能抗戰到了三年的今天。我們

可以老實答覆敵人說「時至今日，誠山易，要撼動現在中國民眾抗戰心理之難，真是非言可喻的了。」

從以上的話裏，可以看出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決心，敵人的威脅、欺騙、反宣傳、陰謀奸、及失敗主義者流等其蒙蔽外，全國民眾都是以領袖的意志為意志，而絕不為敵人反漢奸的反宣傳所撼動的。

因之，我們值此抗戰最後勝利將快來的今天，全國上下，無論男女老少各階層各黨派，都要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信念，精誠合作，團結到底，共同去擊退侵略我們的敵人。在今日抗戰陳容甚

### 歡迎政務巡視團

由陳立夫先生率領之政務巡視團西北組，于六月二十九日，到達蘭州，該團全體團員，不避溽暑，跋涉萬里，吾人除表示敬意外，並願致慰勞與歡迎之忱。

(一)抗戰以來，中央派大員巡視西北，此為第一次，其使命之重大，自不待言

，絕不容再有如汪逆之流的漢奸份子存在，來破壞抗戰，分散團結。凡有企圖對敵人妥協，投降的，就是出賣中華民族的罪人，我們要粉碎他，消滅他！

在今日除抗戰外，中國沒有第二條活路，也惟有精誠團結，才能爭得抗戰最後的勝利。「我們全國上下，只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團結，我們國家的力量，只有一天一天的提高，用我們已死的將士和同胞的鮮血和抗戰的怒火，來產生一個嶄新的中國。」

這是領袖對於抗戰前途與未來中國昭示，紀念「七七」必須遵守這偉大的昭示，而努力實踐！共同來建設自由平等的中國！(西)

。陳立夫先生為黨政先進，教育首長，功績炳煌，早為國人所熟知，此次躬臨西北，巡視政務，自能於博訪周諮之餘，對西北政治得失，民衆疾苦，廣為採集，以為改革西北政治之根本，其有造於西北及陝甘抗建前途，更不待言，此吾人於歡迎之餘，深

表慶幸者也。

(二)甘肅政治年來在朱主席領導之下，已有長足之進步，事實俱在不容諱言，惟以地理及環境之限制，尚未能臻於健全，今者政務巡視團來甘視察，必能深察甘肅政治上需要，督導改進，而日增健全，對黨對國，裨益實多，使中央與地方交情互進，融洽一體，尤為該團蒞甘之重大收穫，此又吾人所萬分慶幸者也。

(三)就甘肅目前現狀而言，一為地未能盡其利，一為人未能盡其力，故環顧四

境，仍多有未能精耕之田，廣大民力，猶未能盡盡建設之功，而幹部人員及技術人材之缺乏，更為急待解決之問題，政務巡視團此次視察後，定能對上述各節，通盤籌劃，建議中央，從事補救，而加速甘肅政治之進步，此吾人於歡迎之餘而深表慶幸者又一也。

繼之，西北為抗戰後方，凡百建設，均待實施，今後政治革新，經濟建設，均特於政務巡視團次行，而奠其基。

(民)

### 知識婦女的雙層任務

如果，我們婦女不自己菲薄自己，那末在抗戰的現階段，我們就應該比男子更要加倍的來奮鬥。

因為中國的婦女肩頭上，除為國家民族求解放外，還負有求自身解放的責任。婦女求解放的問題，不能依賴男子，猶之乎中國抗戰，不能依賴外援有同樣的道理。今日中國的婦女，是否已得解放，是否和男子有了同等的社會地位？這應該是

每個知識階級婦女不能忽視的問題。國家以及地方，花費若干金錢，培養出來的知識婦女，不用說是抱有極大希望的，而我們受了國家優越待遇的婦女，不應該只安於家庭，作一個良母賢妻，也不應該只求個人的榮譽與發展，而要為廣大的婦女謀幸福求解放的。

我是出生在那所謂什麼都落後的西北一個女子，在各處的婦女解放到什麼程度，

我不大清楚，就西北說，婦女除少數表裏得到解放外，其餘無數無數的婦女，仍然和過去一樣，過着牛馬一般的牛馬生活。假如國家認為婦女也是人，那末這些非人的生活，我們婦女，就有充分的理由來要求改善。

這種責任，應該由知識階級婦女擔負起來，但事實上，有些知識婦女，容有新時代女子的表面，而內部的意識，她的生活，並沒有脫出舊社會的籠籠，她的虛榮心，她的醉心物質，使的她仍舊走上那條黑暗的道路，這些女子，不客氣說，是婦女解放的絆腳石，非把她踢開不可。

但，這不過是婦女中的少數，大多數的知識婦女，不是我們自驕，在抗戰中和男子一樣的在犧牲，在奮鬥，在求祖國的獨立自由平等。——也就是為婦女自身求解放。這些婦女，才是千百萬無知識婦女的領導者，一切現存的不合理的現象，都希望我們婦女的領袖們，來英勇的掃除。使婦女真正的解放，隨着抗戰的最後勝利，同時獲得。

這才算是盡了知識婦女所負的雙層任務！(文君)

# 抗戰三週年紀念

## 抗戰三週年與中國今後政治

柳 橋

偉大的中國獨立戰爭，已經進行了三個整年了。這個長的時間，並非為一般人所說的那樣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而是許多條件決定了，中國抗戰的必然過程和必然結果。在以往三年中，我們看見了日寇的力量是逐漸減弱了，漢奸的無恥行為是更加顯露了，國際形勢有了急劇的變化了，中國已經準備相機反攻了。所有這些，也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規律和法則發展着的，不是憑空而來的偶然現象。不過，我們一方面認為中國抗戰是中華民族的神聖事業，不容有最後目的，勢難中止；另一方面要更認為中國抗戰形勢的發展乃是世界問題中的主導問題，世界許多問題與矛盾，須要由中國得到勝利而解決。雖對中國抗戰工作表示懷疑和不忠誠，誰也更會對世界和平工作與人類文化工作有怠工。那末，我們的，一切是從各方都從屬於抗戰國策的，除非得到最後勝利，是不容改變我們的抗戰國策。

抗日抗戰本質是進步的，是革命的，是實行的民主主義的重要歷程，在過去三年中，中國政治是以飛躍的姿態，向前發展着，中國抗戰勝利的最大保證，也便是有賴於政治方面能配合着抗戰形勢而自起推動作用的主體任務。沒有適合抗戰的進步政治，也沒有勝利，而政治設施應當是積極的動作，絕不是空洞的口號，同時，任何政治建設應當是貫徹的，一致的，不是分歧的，和朝令夕改半途而廢的。

在抗戰的以往三年中，我們特別能看得出來的，便是日寇感到軍事不能滅亡中國，於是改為政治進攻。政治進攻是比軍事進攻更狠毒自衛的。日寇對於中國力量的漸結和漸入，正是用盡各種分化利誘的手段，企圖使中國向日寇妥協投降，製造汪逆偽偽政權，便是這一政治進攻的具體表現。因此，我們想保證政治工作的成功，便必須能消滅團結集中力量以粉碎日寇漢奸的這調陰謀。這三年來給我們的實際經驗，已證明這一切易的真理。我們不再檢討過去三年中，我國政治的情形，僅就今後的一般政治，略抒所見。

當抗戰屆參政會所通過的一切決議案——參政會之成立，是給中國民主政治樹立了很好的基石。在參政會開會期間，不但表現了中國各方力量向團結集中，而且也通過了許多有重大價值的提案。大家始終認為當國家危機嚴重的關頭，非舉策舉力不為功，也非對一切政策有周詳縝密的辦法不為功。所以，請參政員深解了，領袖的領導力量之偉大與民衆的要求，努力使一切政策能真正反映民衆抗戰的意志，而使之團結於基本國策之周圍。今後，我們要先對過去政策逐一加以檢討，將通過的決議案，積極促其實現。同時，希望更融洽更團結，更能反映民衆的意志。

加強團結，集中力量，擴大抗戰陣營——前面說過：中國

抗戰所以能樹立今天勝利的基礎，是因為全國人民都能團結得像鋼鐵那樣堅固，大家都把抗戰事業視為個人的神聖工作，這才能集中力量，也才能予日寇以致命的打擊。不過，這還不夠，我們要針對着日寇濶好對中國所施行的分化利誘陰謀政策，更要團結，更要親愛，使力量更集中，使抗戰陣營更能擴大。我們絕不作「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情，如果中國人民不能做到這一點，所有抗戰大業，便會化為流水，也正是給日寇滅亡中國一個很大的機會。團結力量擴大的方法，今後應當在一個主義領導下有個共同的覺悟，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去實現，逐漸克服當前的障礙與困難，從這一艱苦的過程中一同去實現一民主義的新國家。

實現憲政——實行憲政是中國最後的最高目標，中國抗戰，也不過為了保障憲法之得以具體實施與中華民族獨立自由之得以獲得。這是中國政治史上可以大書的一件大事，不過，我們對於過去的教訓，若使這次實行憲政不致流為口號，勢須每個人都先具備憲政的常識，充實憲政的條件。而不是說憲法用憲政可以混在一起。本來，良法善政，所在多有，端在是否能夠真正去實行。當然，在實行憲政期間，因為地方自治工作之沒有完成，應當把訓政政權輔而行。不過，造成憲政運動，使民衆通過運動的解釋與說明可以得到憲政常識，從而使憲政終於實行，也是很要緊的工作。

實行新縣制——這也是抗戰以來的要緊政治設施。新縣制的特點，是在充實基層政治機構，培植民衆的政治認識，以便完成地方自治工作。現在各省已經逐一實行了，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大改進。在這，我們以為應當注意兩點：第一、中國地域廣大，風俗習慣以及民衆文化水準，因地而異，那麼今後應當因時因地而實行之，同時，前方後方的情況也不一樣，所以，這也須要分別其辦法，不能勉強使趨一致。第二、中國實行政治的一大障礙，往往不在規章條例之不齊，而在所謂「有治法

而無治人」，貪污劣紳於其間，遂使善政變為苛政。因此，對於基層政治人員的訓練，也是很重要的。

肅清汪逆投降影響——汪逆及其走狗們已於三月三十日在南京開罪唱戲了，在日寇的御用下，大做其甘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勾當。凡屬炎黃子孫，莫不切齒痛恨。可是，我們最要切記的，是日寇希望於汪逆的，不過使其拉攏一些昧良無恥的人們，破壞我國內部的團結，企圖由分裂我抗戰力量，以達到「以華制華」的毒計。我們不但要提防高警備，加強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的國策，而且要在民衆中間肅清汪逆等的投降影響，不令汪逆的亡國主張，散播到各處去，並且要加強主義的訓練，擴大民衆救亡運動，積極參加抗戰工作，創造着日寇的政治進取予以有力的回擊。

貶低物價，救濟民生——物價不合理的飛漲，這也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本來在戰時物價的高漲，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不過，其中也不免有奸商不顧抗戰利益，從中操縱囤積，使物價向不合理的方向高漲，遂令民衆的生活，感受到莫大的痛苦。這種情形若不加以禁止，必對抗戰發生極大不良影響，今後應運用政治力量，貶低物價，救濟民生，於是正所以增加民衆的抗戰力量。再者，還有個嚴重的現象，便是走私之猖獗。後方走私之風之盛，早說明了日寇榨取之加緊與我取之不暇，它擾亂了我後方市場，打擊了我民族工業，吸取了我民衆的血汗金錢，破壞了我國的貨幣政策。所以，也要同時運用政治力量嚴加取締。

以上所述，不過是其舉筆大者。我們很願今後中國政治更能配合抗戰的需要，向革命進步的道路上邁進。抗戰三週年了，勝利之期已不在遠。我們要向死難將士和正在英勇苦鬥的同胞們致崇高的敬禮，並且要加緊政治建設，加速勝利的實現。使我獨立自由的中華民族，輝煌的屹立於世界！

# 抗戰三週年來的國際形勢

宗琳

在抗戰第三年底，來綜觀國際政局，顯然較前二年簡單得多。原因是由於去年九月歐戰爆發，今年四月歐戰擴大，以方最近歐戰之告一段落，國際形勢，已起了一空澄清作用，整個國際形勢，因此也比較容易看清楚。

當我們去年「七七」紀念抗戰二週年之日，初時整個世界，還只有我們和日本兩國去打仗，現代戰爭的慘烈，侵略者的兇殘，在當時昇平的一般國家看來，決無今日的真切；我國抗戰的英勇，集體安全的意義。在一般只顧自己的國家看來，決無今日的重要。所以不承認「中國抗戰是為世界和平」的一個觀念下，他們對日本，和對歐洲某幾國一樣，是旁觀妥協，委曲求全。他們對中國也如歐洲某幾國一樣，是旁觀妥協，斷伸援手。但今年此日，我們再來檢討國際形勢，對我抗戰，已有利得多，如何說明，請看事實：

## (一) 從我們本身說

第一、從心理方面說，歐戰擴大了僅僅兩個月，而覆亡了三四個聯合作戰的國家，其中法國是一等強國，比荷是二等強國，這和我國以一等弱國而單獨抗戰一等強國日本達三年之久者，實不可同日而語。精神勝物實空間換時間，「抗戰初期最高領袖給我們的昭示，已更明顯的獲得了肯定證明。這個事實，非但足以再度提高我國國際地位，而且足以更加加強我

們抗戰必勝信念。這兩點收穫，並非任何外交掙扎或標語傳單，所能輕易奏功的。

第二、時至今日，法國最近期間，勢已一蹶不振，英國未來前途，也為相當危急，他而於受挫之餘，在軍事政策上，雖然無疑地已深深感到過去向蘇聯妥協之嚴重錯誤，但事實迫得他們不得不繼續走上對日妥協之途。津滬租界案香港撤退，越南禁運，都是我們意料到而早已了如指掌的。但無疑的，英法對這幾個問題處置所處的心境，絕非過去可比。而這種一誤百誤慘酷的歷史教訓，對本末之英法遠東政策的決定上，是具極大轉反作用的，我們過去對世界各國的呼籲，已證明絕非純出自私立場。

第三、從這一年內國際形勢的變化看，充分證明強國的定義已變化，自力更生才是立國世界的最高原則。而這自力更生，包括國土，大小的如何，國民心理的如何，國力根本的如何。法國是強國，但經不起兩個月的現代戰爭；美國是強國，也得加緊擴軍，義大利是個強國，也始終守不住歐戰的可能發展。德國是戰勝國，但波蘭只分得一半，波羅的海拱手讓人，依賴人家，終究是假，自立更生，才是正經，大不列顛如果不是個許多殖民地的聯合王國，今日處境，決無此慘。世界四大強國論（中美蘇德），已不是過去所傳的烏托邦，也許已是即

將見諸未來的事實。

## (二)從日本方面說

第一、過去對我侵略戰的一年中，國際形勢給日本的慘酷待遇，已使他够受了。較前二年要惡劣得多，其最重大的，第一當然要算去年八月的德蘇協定，德國押日本無情地撤出了軸心之外，近衛內閣因以倒台。第二是今年一月到期而實行廢棄了的日美商約，日本非但未能求得繼續的有效，連訂一個臨時商約企圖，也根本粉碎了。前者是心理上的窒息，後者是事實上的威脅，使日本整整一個年頭，處在彷徨苦悶中。

第二、去秋歐戰爆發，日本上下，滿以為這一下「神風」，可把日本吹上天去。但根本上他却不知道，二年多因侵華戰事而削弱了國力，已為舉世周知的事實，所以歐戰初起以迄最近之前，交戰國雙方，誰都沒有理會他。自己覺得沒下場，便只好「賊一不介入」之自慰。而另一方面，日本在第一次歐戰中發財的工具，不是軍力而是工商業，這一次則因為侵華戰爭，消耗了重工業生產和航業，減低了輕工業生產，所以交戰國軍火定章，固一張沒飛到大板橫濱，即是對南洋及遠東英法各國的市場，也毫無沾得「神風」之惠，真所謂沒與一齊來，名實兩空。

第三、直到最近，由於歐局的急轉直下，日本的外交，才小小有一點點生氣。天津租界問題，香港封鎖問題，越南禁運問題，逢着英法的精勢，佔得了相當便宜。但他這種小利，既未正式站在德國一邊，對英法宣戰而得，則將來自不得在總

清算中獲得承認。再說，這種小小便宜，究有多大好處，誰都很清楚，而因此種企圖招致來的意料內之打擊，則下倒已略具端倪。此即美國之強化遠東政策也，我們與其對於最近羅斯福之提史打生諾克斯出長海陸兩長，以及加速擴充國防預算，與其說是美國參加歐戰的前奏，毋寧說是注目遠東，防備美洲。因為在事實，自法國屈服以後，歐洲問題可說大致已形決定，世界形勢的變化，必隨之起變化，而這變化的可能地帶，還在遠東也。

這一二週來，日本看那義大利投機參戰之得坐索厚利，特別性急眼紅，所以除對英法作上述之威脅外，正更想抓住世界變化的尾巴，也來一個投機參戰。如軍部少壯派的高喊改變外交政策，放棄「不介入」立場，海陸兩省表面合流，主張不惜與英美一戰，近衛辭樞密院長，奔走一黨運動，企圖因而組織等等，無非都是在向這條路走去，但我們試想日本這路做，自身是否做成功，固屬根本問題，即使成功，德國是否不固恐懼，因此而促成美國參戰，表示歡迎，任已知日本實力之今日，恐怕也未必，再說，英國大儲庫地在太平洋上，日本參戰，無疑只能在太平洋上作海盜行為，則在英國海軍實力尚保全之今日，是否曾任日本橫行，而不聯合美國，對付日本，以保持大不列顛帝國之聲威，恐怕事實，否定的成分多，到那時，日本因「介入」而招致如此場合，真落得「一盤雞不肯做把水」之譏了。

(二十九年七月三日)

# 抗戰三週年之中國財政

東流

一

同憶抗戰與此時，不之，為我財政担憂。所持理由為我國平時預算僅約九萬萬元，戰時預算則約為二十二萬萬元，是其預算額有求於信以上，遂斷定戰時財政已有慢性并富伸縮性。其次我國平時軍務費約為三萬五千元，且幾全數用於發兵，敵國軍務費每年約十一萬萬元，數目既而我入真萬有餘，常備兵員數反少，是經費多用於置備，一旦開戰以人對人，我處劣勢，及方勢須迅速大量籌款。再者我國最大收入為關稅統三稅，三稅稅源，均坐落沿海各省，一戰即被破壞，且沿海各省份被佔領，察亦屬無從，第四我國人民平均財富約二百元，敵國人民則下千元以上，我國民每人收益可為三十元，敵國民民則約為二百元，是敵國人民負擔能力較我為大也，不僅我國人，依此理由妄言片言之推論，苦作杞憂，長期任我經濟崩潰之英經濟專家李滋羅斯，亦作我六個月財政崩潰之總論。但抗戰迄今，已逾三載，我國財政，始終安定，對於抗戰建國費用，均能源源接濟，未嘗匱乏，不獨此乎彼等意料，且更出人意料。似此純由於我國當局艱難擘畫而來，財政之所以安定，決非偶然，願於本文摘要申述，藉以加強國人自信力與敵愾心。

二

我國稅收向以關稅統三稅為大宗，佔二十六年預算收入總額百分之八七、三，其重要可知，關稅二十六年上半年收入二萬五千餘元，下半年尚不及九千餘元，相差殊，戰事影響，顯然可見。二十七年關稅收入二萬五千餘元，較二十六年又減少近九千萬元之巨。(唯轉口稅收入由二十六年的二千餘萬元增至二十七年的五千五百餘萬元)二十七年五月，英倭又商立協定，戰區海關收稅，勒存日籍銀行，不備規時稅收，且不遵約撥付負本利息，我政府為維持信譽，遂不得不於關稅收外，又設法籌墊，稍可彌補損失之補救辦法為一，調整稅率，以促進必需品之輸入與外銷品之輸出，二，整理轉口稅，以補助戰時財政，三，禁止軍用品之輸出，以應戰事上之需要，四，禁止非必需品與敵貨進口，以減少入超。

統稅自開征以來，年有增加，蔚成主要稅收。雖係統廠征收，而各工廠又多集中於沿江沿海各大都市，幾均為敵人所據，不能就廠征收而移入後方之工廠，規模亦多縮小，收自不能不因之而減少。故我首即獎勵商廠內移，或創立新廠，在淪陷區，暫時取消統廠征收辦法，改由人境第一道主管統稅機關查驗補征，並推廣統

稅區域於內地各省。此外更於二十六年十月間頒布非常時期征收印花稅辦法，士製雪前煙稅辦法及土酒加征與舉辦土煙絲稅辦法提高稅率，擴充征稅範圍以期補助戰收。

鹽稅收入，在戰前較統稅尚為重要。自敵軍入寇，廣魯濟各產鹽地帶，先後淪入戰區，鹽稅收入銳減，雖已實施保稅辦法遷場改征，且食鹽關係軍用民食，不能只顧稅收，坐視產量來源之減少。幸政府調劑有方，既將前方存鹽移運後方存儲，鹽稅收入統計存積為二八、一三一、〇五〇担)復於內地各區，設法增產，二十八年預計增產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五千担。迄未發生鹽荒，亦當功於措置有方。

三

所得稅，民二十五年十月以征，為我國稅制趨向合理化之見端，在財政上為一劃時代之舉措。戰事發生後，政府盡力推行。經一年餘之推助，在稅制與徵收機構上，已確立完善之基礎。二十五年收入六百四十八萬餘元，二十六年雖受戰事影響，尚收入二千零二十一萬餘元，二十七年七月至十二月收入八百五十五萬餘元，二十八年增收至三千餘萬元。二十九年預算收入三千五百萬元，唯希戰局保持穩定，實際收入當可超過預算，截至四月底，已徵獲一千零三十五萬元之數，總觀戰時所



得稅之收入，不獨未形驟減，反而有所增漲。本稅推行之成效及國民報繳之踴躍，可見一斑。

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條例，經國府於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公佈施行於二十八年七月六日修正原條例第一條至第五條之條文，規定過分利得稅自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征。預算收入四百萬元，實收當不止此，即少於所得稅，想亦為數不大耳。該稅之征收由各地所得稅稽徵機關兼辦，稅款亦由各地國家銀行及郵局經收，不另增稅費。並可平衝國民負擔，免各省支離舉辦之弊。

遺產稅，在直接稅體系中亦居於重要地位。在此長期抗戰中，力謀直接稅建立之舉，實有及早施行之必要。遺產稅暫行條例，施行條例，業經國府於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日先後公布，並明令自二十九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凡遺產估價在五十萬元以上者，均課以百分之一之遺產稅，超過五十萬元者，則按其超過額課以累進稅。所謂遺產稅，包括動產不動產及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該稅之稽征仍由各地方所得稅稽徵機關兼辦。至本年收數若干，雖未能預定，但有所收入，補益卓收，實可期待，我政府對新稅之創行，常注重於推動，不重視稅收。良稅基礎之奠立，顯此者實多。

四

當此軍事緊急之際，一方收入減少，他方支出倍增，而我政府所能勉渡難關，除增稅外，一則由政府信用鞏固，金融機構完整，舉借大量借款，一則由國內外民衆，激於義憤，踴躍輸將，收得大量捐款，由地方支離辦理者，又有就地捐收支出者，無法探知確數。唯可相信捐獻金額，益我財政者良多。戰期內所借外債，亦因政府未予完全公佈，又因我國抗戰，係為維持世界正義，關係全世和平，正義國家多能慷慨解囊，樂予援助，所用方式，約有直接借款，易貨借款與信用販賣借款等三種。直接借款，就所知者為二十七年中美信用借款二千五百萬美金，中英信用借款三百五十萬鎊，二十八年中英金融借款設置國分平準基金五百萬金元採用易貨借款方式者，如聯聯易貨借款一萬萬美元是，採用信用販賣借款方式者，如各國供給我國軍火，不必用款付現者，上述一類外債，究為若干，雖不得知，但可確信，為數常在二十萬金元以上。至對內發行公債，揆之戰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之義，實無不當。且公債之發行，足以吸收社會上之游資，防止資本逃亡，故於補助接收之中，更具有安定金融之效，且債務平均負擔於若干年內，人民不覺其苦，而於募集上尤為迅速簡便，計自開戰迄今，所發公債有二十六年救國公債五萬萬

元，整理廣西金融公債一千七百萬元，二十七年金公債五萬萬五千元，國防公債，五萬萬元，振濟公債一萬萬元湘桂鐵路南贛借款法金一萬八千萬元，英金十四萬四千鎊，二十八年建設公債六萬萬元軍需公債六萬萬元，以上計合國幣十六萬二千九百零二萬六千一百三十四元二角，平均每人負債不及四元，較之戰前發行公債額，更屬微小。

五

增發鈔票，係籌措戰費最簡便的辦法，但遺害獨大，我國抗戰三年，仍不採用。深知通貨關係抗戰建國，金融機構關係財政金融命令之實行。故法幣政策，決實施於戰前，金融機構，決建強於戰前，戰時財政，實應依賴此項戰前準備，國人莫不稱道，主管官員艱苦籌畫，已有收穫。但金融機構，尚在改進之中，而全國金融中心之上海漢口天津廣州，頗受炮火摧殘，非我政令所及，賦稅收入，亦因一部分土地之淪陷而銳減，所發公債未能全部售予人民，而支出則反因軍用之膨大，籌方建設之急進，大為增加，財政籌措益如，中交農四大銀行，發行鈔票，并未比例增加，反而增數頗少。據報該四行二十六年底額鈔票發行額為十四萬餘萬元，準備金九萬餘元當發行額百分之六十五強。二十七年六月底發行額增為十七萬

萬餘元。準備金增為十一萬萬餘元，仍當發行額百分之六十五強，截至二十八年六月下，發行額二十六萬萬餘元，準備額則稍增為十一萬萬五千餘元，百分數雖降為百分之四十四，但較之世界各國一般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四十之準備額，仍屬充足。比之敵國僅餘百分之二十之準備額，更足自信。其他如存款，外匯之管理得法，貿易，物資之籌蓄有方均益我財政金融不少。

其他如華僑匯款，亦多補益我法幣信用，對外匯兌，間接即增加國家財富，有助產業之開發，據報一九三八年匯款額為

本萬萬元，一九三九年七八九月平均每月匯款額為一萬萬元。中國革命之母之華僑，必會於此時，發揚報國之心，貢獻國家抗戰。匯款來源，正有可期。

### 六

戰時財政，收入既須具有迅速額大安全持久之條件，復須受國人一致擁護，兼顧抗戰建國之并行。此已非平庸財政家之所能。況我國人民知識落後，交通未便，動員財政，備受阻難。產業不發達，民間財富不足，無從吸收鉅額資金，沿海工商事業既被破壞，內地建設方在開始，一時未能蔚為巨大稅源，政府保護不暇，焉肯課以重稅。是我財政當局，仍不能不繼續

自力刻苦之財政，運用優秀之才能，奮鬥到底，支持我抗建大業之完成。稅務已加調整，債信勉力維持，直接稅業已確立，稅制漸趨改革。平時已屬難能現實，而獨於戰時實現，可謂已盡理財之能事。誠因我國財政健全，不乞靈於紙幣；而以募債加稅渡過難關，莫立了戰時財政安定基礎，其望當局堅持已往政策，而底於成。建設專款之增加，內外債信之維持，尤希予以努力，中國戰時財政既有發展之經濟產業，賴以增稅，擴大收入，再有應急之巨額借款，可以借入補我不足，則抗戰勝利，可操左券矣。

## 抗戰三年來的文藝運動

糕伯峯

### 前言

自三年前的七七，在盧溝橋上舉起了抗戰的烽火後，便掀起了民族的怒潮，喚醒了民族的心魂，發動了民族的偉力，向着新生活躍進，健壯的大道上邁進了。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突進。

文藝是反映現實的。三年來的抗戰，是全中華民族爭生存的一件大事，我們面對着這個偉大的現實，所產生的文藝，無疑的都是反映抗戰的。

七七的砲聲，激動了心感敏銳的作家

們，每個人面前擺着同一景物，心中只有一個共同的仇敵自然而然的大家就把筆尖都朝了外。文藝的各種體裁，都為抗戰而服務。整部的文藝簡直可稱為一首戰歌。

### (一) 新的情勢

1. 文藝界的空前團結——抗戰以來，全國文藝界是空前的大聯合了，這是五十年歷史所未有的奇蹟，文藝界的聯合並不是希奇的事不過因為過去文人難以合作。有一句俗話說：「三個女人在一塊，要他們不打架，那是不行的」。所以雖有人喊

過團結，但只是一個口號而已，現在却因敵人的侵略和神聖的抗戰，使中國最不易團結的文人，各部相乘一切的私見，大家都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在抗戰建國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組織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這在文學史上是空前的大事，事實告訴我們，每一個團結，便是一種力量，我們的團結愈堅固，我們的力量愈強大。現在文人相互對罵的事是沒有了，大家的筆像槍桿一樣向着敵人打去，表現他抗戰中的力量，盡到它在抗戰中的任務。

「作家」的生活充實了，一個作家需要的是「生活」，生活的貧乏，便是作家的「一個最大的致命傷」，因為成功內作家，對他描寫的主題，應該是他所非常熟悉，經驗過的；再說，作家因生活範圍的窄狹，生活環境的單薄，更感到寫作時的苦悶，而不能不以「想像」和「回憶」為題材的主要來源。因此面產生的作品，便是離開現實生活，與大眾無關的東西，這自然是無多價值了。可是現在神聖的抗戰已把作家放到自由而廣闊的天地裡面，正如胡風先生所說的：「以前作家的世界是書齋，是客廳，是教室，是亭子間；但砲聲一響，這些全都受到震動，門窗顛抖，積塵飛揚，他們興奮的或者想鎮靜而不得的跑出來，向願意去的，或能跑去的各種各樣的領域分散，跑向熱情洋溢的民衆團體，跑向砲火紛飛的戰場，也跑向落後的都市或古老的鄉村……」這樣作家的生活就充實了，材料再不會感到枯窘，雖然不一定馬上可以產生偉大的作品，但總已獲得了新鮮的生命，和光明的前途。

3. 產生了許多新作家。在過去中調的文壇是被幾個老作家包辦了，新作家是不易出現的。戰後一方面是因了血與火的刺激，使許多人有了表現的材料和熱情，一方面是因社會大眾都有文化食糧的要求，新作家便陸續的出現成長了。試想自抗戰以來有多少有思想，有熱血的青年戰士們，散佈在前線，戰區，後方……時時過着新奇，偉大而又豐富的生活，進行着可驚、可喜、可怒、可悲的實際鬥爭；他們那火熾的，真切的感情，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是再也忍耐不住了，便不能不用像形的語言，寫出他們所身受而複雜生活。所以各種報章雜誌上，就發現了不少新的作家。這樣一來其中學生，士兵，民衆，都有。抗戰給我們超速度的大量的，造就了新的作家，這樣使我們文藝作品的內容充實了，而且也有了光彩的遠景。所以胡風先生說：「投身在戰鬪裡的他們，宛如被拋在黑土裡的種子，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在這裡那裡伸出了頂的苗實的秧苗，將來我們一定能夠看到枝葉扶疎的，成林的喬木。」

4. 文藝的範圍擴大了。抗戰以後，作家不再只是坐家了，文藝也不成爲文藝作家這個小圈子裡的共有物，文藝運動廣泛的展開了。這一廣泛的展開，包括着創作和欣賞兩方面：千千萬萬的文化青年們，被情勢所激盪，被熱情所鼓動，被祖國的號召所喚起，便參加到戰場或戰時的羣衆工作裡面，他們艱苦奮鬥的實生活中，養育自己，完成自己，而他們裡就有許多是抗戰文藝的作者，所以從前到後方，從工廠到農村，從天空到地下（空軍和陸軍）產生了許多動人的作品。作品材料的範圍也有了新的開展。描寫幻想瑣事，風花雪月的東西，是不多見了，現在所表露的，都是爲千大眾的現實生活自己的都是要使戰事向勝利的前途前進，文藝的讀者也隨着戰事的展開增多了。爭戰民族生存烽火，啓發了民族的認識，提高了民族的前途，一天一天增進了民族的怒潮，要求文化生活的。於是便獲得戰前千萬萬的文藝圈外的廣大的讀者。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也是歷史的讀者。

5. 建立了許多新據地。戰前文藝作者，都集中在幾個大都市裡，如上海，北平，南京，漢口，廣州等處。最著名的文化城市。可是戰後相繼的遭受了敵人的襲擊而淪陷了。這樣一來，一切作家們，爲着工作，爲着生活，便不能不離開安定的故居。有的隨着抗戰的軍隊踏上了硝煙砲火籠罩下的前線，有的跟着流亡的難民深入了荒涼落後的內地，結果，一方面毀滅了一些有多年歷史的文化城市；另一方面則建立了無數新興的文藝據地。因爲跟着文藝作家的蹤跡，較小規模的文藝團體和刊物也陸續的發生，天天的加多了。也許只能是石印油印，甚至抄的。這便一向很少或不會接觸到新的文藝的內地，也開始萌芽滋長起文藝的花朵。

(二) 新的表現

1. 報告。報告這種形式，在「一九一八」後就已經開始萌芽了，然而却一直處在

不甚主要的地位，抗戰後才一躍而成爲文藝作品的主導形式，爭取到很高的地位。現在無論是期刊是單行本，是報紙上的文藝欄，大約可以歸在「報告」這一樣式的作品。佔有絕對的數量，而且有一些可以無風的被算作偉大的收穫。至於發達的原因：一是這時代太偉大也太複雜了，變化太急劇也太迅速了，當作家投身進去之後，就會接觸到紛至沓來的新的生活現象。這時候爲了才觀的慾求，也爲了客觀的需要，他不能隨時向讀者傳達，作爲認識現實的材料改革現實的控訴。這使作家們沒有餘裕去綜合概括那複雜豐富材料，爲着適應這客觀的條件，作家他不能不採取知小較捷的形式的一報告——以通訊，速寫，以把住住劇變的現實的動片。二是後方的人民關切着前方的兒女，前線的弟兄，切盼着鄉土的消息。這真實，簡單，生動有力的報告，確能實實在在的給我們報告一些事物，它的反映的確能把握着一些激變的事實，也能將民族之心打成一片。所以說，報告文學已給文藝預備下一個遠大無限的前途。

詩歌 詩歌原是人類思想的最高形式，民族的熱烈情緒所藉以表白的最適宜的武器。如果說「報告」是作家投進戰鬥生活以後在自己意識裡而反映出的現實，那末詩就是作家在現實這火石上碰出的

自己的心花。戰爭使作家有了太多的悲憤，太多的興奮，太多的歡喜，不能不對着使他這樣的生活現象把這些唱出來。現在的詩，可說是用全民族的血肉寫成的，是從可歌泣可的現實中抽出來表現在民族悲壯的。爲要打入每個人的耳中，激起愛民族與抗戰的熱情，便力求激昂，明朗，能够朗誦，於是有了朗誦詩，詩劇的嘗試。詩人的光榮到現在已成爲民族的光榮了。然而一般的說，作品的質的水準太不够，內容也太貧乏了，還沒有完成鼓勵許多民衆爲自己的民族奮起抗戰，和一向世界叫出中國人民的真實的戰鬪聲音」的使命。所以還需要高喊：唱罷，偉大昂然的詩人！民族自由解放的洪鐘，要待你們來更方力的撞擊！民族的反抗戰的烽火，要待你們來繼續的燃燒吧！

3. 戲劇 戲劇是最能完成一定的宣傳使命獲得普遍而深刻的效果的藝術，自抗戰以來，演劇之特別活躍，高漲，就充分的說明了這樣的事實。老舍先生說：「：都市裡，鄉村中，爲募軍餉，爲慰勞傷兵，歡送出征，都有戲劇和演劇的活動，這種活動，不知引下多少士兵與人民的眼淚；在慰勞傷兵演劇的時候，每每有受傷的弟兄；高喊：「再上前線」，而且執真的奔赴前方了。」爲着要發生偉大的影響，在創作上便有，簡，壯，顯，短，通

的趨向和街頭劇，活報的嘗試而得到偉大的成功。但較之民衆的廣大要求，它還是明顯的落後了。如質的不够味，量的不够，各處都有刻本荒的困難，質是很嚴重的問題。這是因戰爭的劇激太強烈，表現的需要太緊迫，使作家不暇不迅速的寫作，結果使以作品的質的降低，這固然要設法向克服這缺點的方向努力，但對作家們也是應當原諒的。話劇而外，對於戲劇如皮簧。秦腔，昆曲等的改良，也都有人在嘗試，這種利用舊形式運動對抗軍宣傳，是相當有利的，雖有很多的困難，和複雜的問題，但在「如何有利於抗戰，就如何去做」的原則下，還是應當提倡的。

4. 小說 抗戰後的小說已有了前進一步的萌芽。這是爲作家在寫生活中能攝取真實的資料，所寫的都是作家真實的經驗；在軍隊中服役，或在被驅逐逐着流浪亡中，或經過了被燒燬的城市，或者見了肢體分離的同胞，都是寫作的材料，而且是不能存儲在心中必須馬上寫出的材料。不通戰鬪的作家，還沒有餘裕，甚至沒有能力從事大的構造，同時又爲直描見影的較得宣傳實效以及紙張缺乏，發行困難等，在小說領域裡，還祇產生了些短篇尚未有偉大的長篇出現。然而在極少數短篇的例子裡，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都可以看到運進的萌芽。照着目前的情形看起來，祇

者最需要的還是長篇。一個傷兵在醫院裡養傷，起碼要利用三個月。你給他們短篇看必是轉瞬的讀完了感到不滿而去搜集全部的封神演義，施公案，濟公傳，類東西做無味消遣，這就證明應該大量的寫能減輕傷兵痛苦的作品。

5,其他為言深人民而作廣泛的宣傳，作家們又利用民間原有的文藝形式，照舊民間打鑼鼓的戲劇，配合孩子唱的鼓書，敲着竹板唱的歌詞，去製造一些新的東西，使聽者能聽，不識字的能聽。

### (三)新的動向

1,取材的現實化 「作為一定的環境和時代的人的作家不守他的意志和條件怎樣，必需服務於他自己的時代環境。」——現實是個非背離無情的東西，離開他，一切美麗的花一般文藝，一切花言巧語的裝飾和裝飾，就都變成了虛偽的，結不一定的被粉碎，遺棄在污濁的臭水溝裡」。以此，可知文藝的鼓吹任務是反映現實。在這展開民族鬥爭的現實環境裡，一切文藝，都要配合起抗戰，更要配合起建國，是當然的任務，也是必然的趨向。所以自抗戰以來，一切文藝作品，都是在描寫炮火下浴血抗戰將士，後方努力生產的勞苦大眾，敵人的殘暴，國人的醒覺……等現實的材料。

### 2,精神的戰國化 文藝是武器是戰

關，歷史上就塗滿了這戰關的血跡。這血跡就是人類進化的道路。抗戰所要求於文藝的，是抗與戰的力量，文藝抗戰的力量愈強，他的價值也愈高愈大。作家為要發揮文藝的戰關性，就不能不多寫煙火血肉的現實。可是因為觀察的不深刻，技巧的有缺欠等，便有一部分作品陷入公式化的泥沼。所以有些人便說：「手榴彈，大刀，槍斃，斬殺，壯烈犧牲；沒來由的轉變，空虛的感情的吶喊，滿紙血肉，全篇酸痛；千篇一律，抗戰八股，是要不得的。」這種推論是有害的。在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現階段，如果文藝要成爲一種有用的武器，他便不能一時一刻離開抗戰建國的宣傳，和教育的使命，現在有許多作品，變成公式化是事實，但這個弱點是可以克服的，若因抗戰文藝公式化，就離開了文藝的抗戰使命，這種態度，才是要不得的呢。無論抗戰的前途有多少困難，我們仍是要堅持抗戰；同樣的，無論抗戰文藝離開理想，功效有多遠，我們還是要堅持文藝的戰關化。

3,思想的民族化 在民族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現中國，一切爲個人的打算，就被廣大的民族抗戰所淹沒是無疑的，民族存在，個人存在，民族滅亡，個人滅亡，我們今後唯一的出路，祇有貢獻個人的

一切，努力完成大時代的一切，祇有抗戰到底，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我們爲着羣聚抗戰的力量，堅強抗戰的力量，就是克服個人主義，抒情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抒情的或傷主義的表現，不過並不是要作家殺死他們的感情，乃是要將個人的感情，轉變提。推廣到民族感情上，這是抗戰文藝的大路。

4,形態的中國化 「要使文學，成爲中國的新文學，主要的條件是用中國話來寫。」——說中國話，不但就詞句上而講，同時也要從內容上講。就是說，要寫中國的情形，中國人一般都能一看就知首的情形。所以不論小說也好，詩歌也好；都要從前生吞活剝的移植改正，偏愛歐化的癖性祛除，向着「中國化」的大路上邁進，新文藝才有光明的前途，才能希望「國民文藝」的出現。

5,風格的通俗化 「一九一八」以後，關於文藝通俗化問題，已經作了不少的討論，可是實際的通俗化工作，却落在在理論之後。抗戰後，因了客觀的要求，便又嚴重的提出：「通俗化是一切文藝的總原則」。因這號召，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鼓詞，相聲，唱本，甚至舊劇等所謂「舊瓶裝新酒」的舊形式作品；在定期發行的刊物裡，在大眾報紙裡，在壁報中，在各種小冊子裡，……那數量是相當龐大的。

# 「七七」紀念對

## 香港學生救亡運動的回憶

紫青

在抗戰時期最嚴重的現階段，毫無異議的需要是怎樣充實抗戰力量去爭取最後勝利，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正因如此，所以我們所負責任是祇有加重而沒有減輕，由於責任的加重；當然我們就須更進一步的努力和緊張，去深入革命的途徑為求創造國家民族的解放前途，目前更應該這樣做而且必定是這樣做。但是，社會上常常顯出一種相反現象，它們不特沒有努力和緊張，而且是漸形於停頓，漸趨於靜止，這種形態的表露，在今日一切均在進步的中國社會裡，確實是極大矛盾，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的。現在，學生救亡運動來講吧，廣州學生救亡運動，不容氣批評的確是入了停頓和靜止的道路，原因何在？據很多人答覆謂「文化水準太低」「學生不多」「缺乏領導」「環境特殊」諸如此類的詞調，我覺這些都是一種掩飾，我認爲一切都不成理由，核心問題，還是在「幹」與「不幹」的問題上面已，現在，作者把個人實際經歷和香港學生救亡運動情形回憶一下，很可以用來對照這種矛盾的產生和消滅。

香港社會，的確算得上得爲「環境特殊」，封建思想濃厚和民族意識低微，這是無可諱言的特質，它是某一種的人「安樂窩」，同時亦某一種人的「避世樓」，所以構成香港社會的份子最爲複雜，五花八門和形形色式，黑漆，雖是一個極深入香港社會的人，也不容易盡揭其秘，此處限于本題，姑不論之。香港學生，大抵可以區分爲兩大派別：一是「教會」，一是「內地」，「教會」是指基督教新主辦而有帝國主義背景之學校，它是含有極濃厚的「西洋」和「貴族」氣味，因爲條件具備，所以辦理及一切均極爲完善，「內地」是指我們中國內地人士所辦的學校，它沒有宗教色彩，也沒有帝國主義背景，同時因爲很多條件之不具備，所以「西洋」和「貴族」的氣味都不具備。可是兩者處在同一社會環境，過着恬淡安寧，熙攘無爭的生活，無所無事，既不受到多大痛苦，又沒有遭遇慘酷兇殘，更而不停地受着他人「氣味」的薰陶，因此，所謂民族意識，焉得不烟消雲散！（自然這不是多數如此）正在我果一點痛心的現象，來證實我不是言之過甚，有一種夢毒過深癡迷不醒的糊塗虫，當你跟他們

的。電作的材料，是對於理解的事件，所用的語言，是對學習的詞彙，所用的形式是對衆所熟悉的樣子，使民衆們看得懂而達到要求便是通俗意義。老舍先生說：「通俗化」在己不該不該的關題，而是人能否接受的問題。爭論家都有點妥協了，就是不論寫什麼，都該通俗。所以戲劇小說詩歌，寫劇都非通俗不可。只要能深入民間採集民間的語言，以幫助們思想，意識，感情，文化自感受力，通俗化便有解決的途徑了。」這個八九年以前就彼提出推助的工作，在今天，戰爭使他廣泛實現了，而且還必能六前的發達。

### （四）結語

抗戰文藝在「階級」階段，一方面發揮了宣傳大衆，教育大衆的作用，一方面又爲這一代神聖的抗戰保存了忠實的史料，給於後來寫作參攷，可說已完成文藝的宣傳任務和歷史使命了。

總之抗戰使中國進步了，抗戰也使文藝有了空前的突進，今後當隨着前進，在方法上是現實主義的廣大發展，在創作上是通俗文藝的努力生產，在形態上是國民文藝的經濟形成；和民族精神的開花，一同開花，和戰爭的勝利一同勝利。

一九四〇、六、廿四、於五嶽山下

在談話的時候，常常都可以聽到他拋出一「皇家」這兩個字來，開口如此，閉口亦如是，使你聽了實在不能不生氣，這種人的心理，認為讀書要人「皇家」學校才够漂亮，有「皇家」醫院才够派頭，他們的視察基於「雖病尤榮」，此其一也，最可恥的還有一種「英國中國人」，他們對於中國是認為絕對的極端主義者，作了中國國民是污辱了他的身份，所以連自己多原於黃河流域的祖宗也不承認了而願意加入別處一羣，假定科學技術上有一「染人」的話，那更恐怕他們也全染上一染，言之實有中心。固然，這種現象是由於主客觀環境配合而感，可是這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不能不佩服和覺悟他人「奴化」手段之巧妙和危機。目前這話似乎不應該說，但是我們為了揭發民族本身的危機起見，應該有言無諱，況且今日之友難保不是將來之敵，我們如果要求採取真正的獨立和解放，祇有自力更生和聯合世界上平等民族之民來共同奮鬥，才是獨一無二的天經地義。

基本上上述情形，香港的學生救亡運動也正像今日蘭州一樣地死氣沉沉，更因為香港是我們中國的失地，當然的，誰願意你站在那裏高喊「誓復國恥」，「收復失地」的口號！所以在一九一八以後是看不到香港學生有什麼熱烈的救亡表現，到了一二

八發生這個階段，他們便因客觀環境的影響和激動，大有蠢蠢奮起的狀態（這時正是廣州學生救亡運動極度蓬勃和發展的時期）同時更因為他們受到內地私人通信和報章刊物的呼喚與刺譏，於是有志之士，便覺嘶力竭的以圖挽救一般墮落者，當時擴大組織了募捐隊和宣傳隊，可是始終說不離「有名無實」的現象，名為下宣傳，實則借此機會來遠足旅行遊山玩水，所以，在這個時期的香港學生救亡運動，不特得不到效果，而且簡直一點作用也沒有。

自從七七事件發生全面抗戰展開以後，香港學生救亡運動，也跟着而漸趨於實際途徑了，過去一切敷衍的行爲在此時是比較少見，到了敵機炸廣州的時候，更因為廣州一部份學校和學生遷移和轉學到香港的原故，頓便加熱了他們的情緒緊張了他們的精神，因而他們的組織和活動，也愈益有系統地活躍發展起來，各方面的現象和工作均表現大有可觀，確實是做了不少的抗戰後援事業，他們除了組織，訓練，募捐，宣傳等工作外，還有一種偉大行動的祕密組織，名為「XX團」，這種組織是純粹的自動團體，而且與工人們取得很密切的聯繫，曾經做了幾件驚人而有價值的工作，值至現在，他們還是

積極，還是用着非常的手段不時給漢奸們以致命打擊。

我們對於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為國家民族奮鬥而不畏犧牲的中國青年學生，應該十二萬分的欽佩和致敬，他們的偉大，是為大中華民族吐氣揚眉，不獨使漢奸敵人喪胆，還能給國際間一種對我不放輕視，我們應該響應在「特殊環境」下艱難困苦來掙扎的香港學生，效法他們的精悍，去驅滅人類的惡魔以求取國家的自由解放。

蘭州有為的青年學生們，我們若看香港學生當初的形態和所處的環境，是多麼「特殊」，他們由腐化轉變到形式，由形式而轉變到行動，中間的階段是多麼艱巨和困苦，可是，他們不顧地奮鬥着，不顧地奮鬥着，去跟「特殊環境」鬥，結果才造成今日直接對抗戰有利的偉大奇蹟，這不是他們從「幹」中所得來的代價嗎？不是從「幹」中得來的虛功嗎？世上的事祇要是人幹的，我以為沒有什麼所謂困難，惟有我們去「幹」才能征服一切，才能創造一切，我不相信苦幹和奮鬥不息的生涯，不比怯懦平庸的生活偉大，我尤其不相信獻身於國家民族前途的不比謀一己之利和享樂的光榮。



# 太陽旗下 (回憶錄三章)

禾丰

## 在地獄的邊沿上

八月的故都恬靜而美麗的，是充滿了和平的喜悅的季節。一九三七年——或是更遠一些吧？——七月以先的日子裏確是如此的，但現在撒旦裝作天使，遊着本城。在這個東方藝術的宮闈中，持着染紅了和平人類鮮血的指揮刀，旋轉着，鼓盪起腥腥的風，把中國人民捲入了戰爭，災難的洪流中。

七月二十九日的劇變，把廊房，豐台的勝利的歡欣吞滅了，好像狂風黑雲把夜星遮沒了的一樣，人們在黑暗中憤怒的低下頭來，無聲的悲哀把北平的空氣凝聚成一塊灰色的鉛石，大詩人但丁的「神曲」裏的地獄的階梯，在二十世紀活現於人間。世上了！殖民地奴隸們不忍無聲的死去，從地獄的邊沿上用他們僅有的財產——赤熱的血凝鍊成一座伸向天國的橋樑，想在那裡得一個活的歡笑。於是他們戰下了，在北中國的美麗的原野上，野草鮮花也變了，反抗的火炬，向人類的屠殺者伸開了討還血債的手。

北平的學生們是盜賊普洛米修斯撒種於北中國的炙熱的火種，在故都碧綠的天

容下我們美麗的青天白日旗被激憤而降下來以後，他們騷動了。

清華一部分同學和廿九軍同時撤退了，也有上西山躲避游擊的，但大部分却由津浦嚮向抗戰的大後方移動了，他們是爲了復仇。

阿拉保佑我，八月九號在擠得大泄不通的東站，我買到了五張往天津的車票，當路警的皮帶在許多擁擠的難民頭上，劈刺作響的時候。因爲警察是很明白北平學生的內心世界的。

猴子馬，米胖子，薛怪和我四個人，擠到一個車廂的角落裡，行李堵住了半面窗孔。猴子馬是爬在最高處的，沒得飯吃，我們都嚼着甘薯的燒餅，彼此交換着恐怖而淒慘的苦笑。

月台上，有個闊胸部深眼窩的外國人，依着燈柱和一個背面站着同樣高闊闊闊着，時而望着我們哄笑，他倆也給背着手蹣跚着老雞鷄步子的日本憲兵卑鄙地點頭微笑。忽然他倆走進了，於是我猙獰的盯住了這兩個上帝的驕子，那個闊胸部的只四五口就吸完了一隻香煙，吐着長而輕的煙霧把一架照像機對準了我們，胖子米

談諧的笑着猴子睜圓了眼睛，讓他們拍去了一張受難人們的照片，薛怪從窗縫裡逃出來顯顯洋字來：

「no happy!」

火車開始蠕動了，牠喘喘着，似一條傷感而疲倦的長蛇，又尖着嗓子長叫一聲，這聲音撕破了故都寂靜的長空，撥弄着憂鬱和悲哀。

於是十來個全付武裝的日本兵驕傲的跨進車廂裡。

前門，這是最沉靜的老人，張着牠的傷感的巨眼盯住了我們這一羣向生命冒險的孩子們；和他遙遙相對的天壇的雲影也似乎低歎了，多會，我們能在侵略者的血的洪流中，把鴉片民族戰爭的戰利的船隻底巨纜繫在你的腳邊呢？然而我堅決的說了：

「等着吧！你這世故的老人，總有一天我們會帶來勝利的歡笑！你久已封藏的心靈的！」熱淚湧滿了我的眼眶，我憤怒，倘若我是顆炸彈，我將凶惡的爆炸開去，我要洩飲侵略者的血！

向來以飛快著稱的北寧車，現在是出奇的遲鈍，像一隻蠢豬跨着懶惰的步子，



它加重了受難者的感傷與恐怖。

北方的原野是無比的美麗的，高粱，稻禾，叢密的樹林接成了一片葱鬱的大海，綠色的波浪在無止盡的翻騰着，老鷹像海鷗，那邊池塘裡盛放着清香紅妍的大朵荷花，在熱風裡向我們點着頭。

但我的頭，不由的向車窗裡縮了。鐵路邊一帶濃密的林蔭下，飄揚着一張醜惡的太陽旗，許多的一「皇軍」敵團衣裝在那裡乘涼，地上匍伏着的幾挺機關槍正朝着我們所乘的難民列車。薛怪用低到聽不見的聲音說：

「喂！夥計，這些雜種的頸子裡都掛裏金佛哩！」

「嗚！佛是和平的象徵，上面也大概刻了『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吧』我翼翼地說，毒狼的吸了一口哈德門『刺刀上也一定鐫着』和善提攜的，一定的——

「咳！你們老回回——」

我沒有回答，眼睛睜着捲起紅旗正同一個列車軍曹談話的日本兵，結果我們的車仍能慢慢的進行了。車在豐台，驛房，楊村都耽擱的很久。在豐台日本兵是給我們誇耀坦克車隊的，遠處與地平線直交的

這一條黑線上滾動着許多小黑點，但只一利，這些黑點便在我的眼睛裏膨脹起來，牠們隆隆的響笑着，從難民列車旁馳過去。它們像甲虫，身上有黃綠色的斑點，上邊的甲殼可以揭開，裏面裝着被秋天的太陽蒸熱了的司機和槍手，或許他們也很苦惱吧，怎麼老是斜睨着眼怒沖沖的望着我們，肉麻的是月台上的一個厚嘴唇的鬼子兵，端着槍向我們作衝殺的姿勢，有時也竟然瞄準，誰知道這些野豬幹什麼，於是我們只好躲起來。

「他們恨哪——恨你們學生的啊！咳，老天——」一位老太婆用憐憫的眼光，撫摸着我們，心裏頓時歡悅起來。

在驛房，「皇軍」的花樣翻新，給我們佈起流動的讀書展覽會啦！

列車裏，裝着沉重的傷兵，白紗帶裏隱現着鮮紅的血絲！這血絲給我們一個消息，祖國在堅決的抵抗了。我握緊猴子馬的甘肅的手，翹起嘴來，這裏有一根興奮的線，牽到在疾馳着的日本兵車裏——車是被鬼子俘虜了的，它在暴燥的吶喊哩！七月二十三日傍晚在電車上聽到偉大領袖蔣委員長廬山談話時的感激的心情又復活了。

之後，從對面敞開的窗氣的窗眼裡，我們看見穿着潔白的襯衣的兵士，吹着口琴，唱着歌曲，——野獸悲哀時也會嗚叫，靠近車窗的都拿着雜誌，書本，報紙之類的東西默誦着，絕不層望我們一眼。

隣座的一位小朋友扯着他父親的衣角說：

「爸爸，日本人還會讀書哩！」

「是的，孩子，他們的書本上寫着『支那人，野豬！』——他顯然很激動了，他把孩子攏近來——他們讀的是殺人的經典！

那孩子睜着圓亮的眼睛，點點頭，伏在他爸爸的懷抱裏。誠然，這種假裝的文明人們嘴臉，立刻被揭穿了。

車到楊村，已是下午四時的光景，已被砲火燬滅了一半的車站，日本兵用殘磚破瓦堵成了半截堡壘式的圍牆，在那裏做兵營。鐵路兩側他們用槍刺在毒烈的陽光下，強逼着我們的人民斬伐着還未成熟的青高粱，他們是被隱伏在青紗帳裡的中國游擊隊弄得心神恍惚了，屋頂上的幾個兵士手裏的望遠鏡，永遠離不開眼似的瞭望着。

在我們對面左側的座位上，有二位年青的女學生，依着車窗凝視着那個灣着身

子欲伐高粱的老農夫，不幸的很，她倆却  
被窗窗搬運磚石的三個日本兵瞧見了，向  
她們嗚嗚咕咕的嘻笑着，有一個揉着胸部  
把嘴角翹起，細眯着眼睛走進來。我們真  
有點惶悚了，那個較小的姑娘驚叫一聲，  
急促的蹲伏在車廂裡，這情況，使鄰座的  
小朋友啼哭起來！

一隊鬼子兵，走近月台，厚重的牛皮  
鞋革革作響，他們喧吵着爬進列車裏，人  
們的心立刻沉重了，恐怖與寂靜統治着受  
難的人羣。

車子終於開動了，宛若停頓了一個世  
紀似的，長的令人發抖的時間。突然，  
拍！拍！拍！尖銳而猛烈的聲音像從地縫

裏迸裂出來，人們本能的蹲伏下去，靜的  
可以聽到心臟跳動的聲音。半響那個顫動  
的老太婆說道：

「不會炸車吧？天菩薩保佑啊——」  
現在，車裏的人都慢慢的爬起來了，但都  
是默然無語。預計九點可以到天津的，但  
現在已近黃昏時分了，還是坐在蒸籠般的  
車廂裏，悶熱，疲倦，驚嚇，生之欲求，  
使每個沉重的低下頭來。機輪在寂靜的  
田野遲鈍的嗚唧着，單調乏味。除了它什  
麼聲音都不能聽見，但「皇軍」的花樣又  
來了。

一架轟炸機，如巨雷一般的轟響着，  
從車背上掠過去，人們立刻騷動了，我急

忙攔掉堵塞住半面窗孔的行李，預備跳下  
去，已經爬出的半截身子，在一度掙扎後  
，鎮靜了。那個蠢傢伙，帶過火車頭時，  
并不轉彎盤旋，只是抬抬頭，往煙窗和樹  
林一樣的天津方面去了。

「怎樣了？」胖子担心的問着  
「感激主，牠飛遠了！」我臉上擁着  
一絲淒苦的微笑。

「快到天津啦！」  
「天津！」不知誰濁重而瘋狂這末叫  
了一聲。

嚴密的檢查，殘酷的拷打，屠殺……  
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幅恐怖而腥臭的圖畫。

(待續)

### 七七三週年獻詞

馮振乾

七七  
蘆溝橋上的  
獅子吼  
東亞的醒獅  
就醒  
我們的歷史  
敵人給塗滿  
恥辱的污血  
仇的債  
一層重一層  
百十年  
我們用手  
掩着個臉偷生  
不行  
還不行

今天  
我們要翻轉  
要收賬  
用槍桿  
叫敵人  
壓根兒給償清  
今天  
我們和敵人  
訂下生死的合同  
敗——  
就亡國  
勝——  
就復興

# 詩的三三雜談

夏濱

有位初寫詩的朋友，問我：『我所寫的詩，雖曾下了很大的努力，然而讀了別人的作品，總覺自己的不成，但是却看不出缺點在哪裏？』

是呀，這是初寫詩朋友的通病，假使知道他的作品上的缺點，而分力去克服這缺點，那進步就感了。在修養方面，新的詩作者，沒有耐心，沒有絕大蘊蓄能敲字句的工夫，沒有屢次修改的決心，練熟了詩的自由發展形式和詩的音節，這些全是我們寫詩的朋友要不得的現象。

除此，在他詩原稿上，我看出了另外一種錯誤，他把學習與摹仿看成同體。茅盾先生告訴我們說：『學習是把別人的名著來消化作為自己創作時的血液，並不是剽竊別人著作的皮毛和形骸依樣畫起葫蘆來。』

詩的本質是抒情的，而感情決不能剽竊，新的詩作者必須清楚地了解學習與摹仿，不只在詩在任何一個文學部門，都不容有摹仿性質在內。

還有新的詩作者，取材必須取自己所熟悉的，主要這就關係到生活。

陳紀元先生曾向我說：『詩的取材，必須從你日常生活經驗中所得的才好，因為只憑臆想，總是隔靴搔癢不深刻的。』這話很適宜。

當然我以為詩並不是不容有想像，不過這想像也要為你日常生活所觸動的，所熟悉的；至少你所知道的聽別人說的，空中樓閣的想像，在寫詩的人是一種絕大的危機。

X X X

有的，看新詩產生在這樣大的時代，當全中華民族吶喊着掙扎自由的時代，仍沒自產生出偉大的詩作，於是有人嘆息以為詩是破潮流沖下來的浪花，這時小說散文和報告則完全代替了詩。這話是對的嗎？

但觀下面引用論語諸句，便可以知道詩是怎樣獨立而推不羈的文學部門。而為一切小說散文，所不能表現。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路子）

不錯，偉大的作品應該產生在偉大的時代，我們這時代的確偉大了，我們應推究所以沒有產生出偉大詩作的原由，不應因此對詩的前途抱悲觀無半命地抽象的叫喊。推究他的原因大體有一方面是關於詩的批評太不夠，另一方面，詩人的生活陷在非詩中，詩的進展受到阻礙。

批評是為藝術批評和發見長處，客觀地推測詩的進展，這樣才能明白作品的真價值，對於詩的批評我們正迫切地需求，那麼這裏我再談一談關於批評。

批評是一種價值的判斷，那末不能專門指斥缺點，也不能專門發揮好處，我們要將優點和缺點正直地放在水平綫上，這樣才可以明瞭作品的真價。

做一個批評家必須要小心敏捷觀察深刻，感受性迅速，正確地抓住要點，這全是不能缺乏的條件。關於對象的認識要廣深，透澈力和理解力要豐富；判斷力要公

平而健全，這也是不可少的要素。目前批評上，一種最大的錯誤，便是專門發見長處，長篇，篇恭維和捧場的句子，或者決然地暴露缺點指斥作品中的弱處，更有施以漫罵為反射，單純地諷刺和諷刺，雖然這時我們不需要像英國十八世紀批評家喬治·阿諾遜下那樣的定義：（喬治·阿諾遜）

（George Arncliffe）

「真正的批評家應該探索美點而不應該搜求缺陷。批評家的重要任務，應是發見作家的被埋沒了的長處，而將他們值得觀察的東西介紹於世界上。」

但是，如不願意直接地表白自己的意見，便應轉而以現象為根據將自己完全浸入到作品本身之中，這樣優越地暴露缺陷也能抓住讀者的心，讓罵和諷刺是失敗的現象。

關於詩的批評，批評家必須把本身潛入作品感情中吸收印象，同時還要客觀地詳察作品的主題和創作過程。因為詩是最難批評的東西，不重所得的感情和客觀的因素相互磨煉，極容易有禁錮的論調。

還有一件不可只疎忽而急待我們來討論的問題便是詩的主體的解決，詩人是詩的主體，抒情產生於詩人本身，無論什麼詩甚至列入客觀的敘事詩也有時需加雜着抒情的部分，詩的主體是在非難中，關於詩歌者本身發展規律前進，多少有些障礙。

對於詩的阻礙我具備地舉出兩項：

第一，詩作不所得的報酬太苛刻，寫一二十行詩，有時要揣摩，思索到一兩天的工夫，好不容易，他又修改了又改，總算成功了寄出去而所得的報酬，卻是以字數來算的極微薄的稿費，這樣最多一篇詩也不過幾毛錢。以我來說吧！我曾經為每千字五毛錢的稿費，寫了幾個月稿子，一篇詩最多不過幾毛錢。這該是多可憐多麼滑稽的事呢？許多詩作者全是這樣生活過得他們改行，或者去寫劇本，去寫小說……那些寫起比較有勁，報酬也比較多。專憑寫詩為職業的人能有嗎？

第二、新詩處境困難，詩人把心血凝成的詩稿送到書店裏去，往往被退回來，

原因是新詩賣不出去。更有一些帶有文藝性的刊物竟然不要詩，沒有詩，在刊物就不能成為十足文學刊物，誰能否認詩是文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呢？詩人們備有多量的詩作產生而得不到發表和出版的田地，這樣任詩的堆積如山也沒有什麼好處，詩人們更不能等着，發表以後拿到錢再吃飯。

詩在現實社會是有現實的壽命，並不是為資產階級製造茶後飯餘的清道品，而是給人們與快樂熱情以及反抗的力量。『偉大』的詩作是產生在無敵『平庸』的作品中間，誰也不敢斷定自己的作品將是一篇不朽的傑作，而等待批評家和賞家們來發掘，這樣我們的詩必得有經常發表機會。

對於我們待遇上，更呼籲讀書商和出版家，把詩人的命看值錢些，至少，得吃飽飯不能讓在曠野露宿，也得給他們衣服，他們也有家庭。我們請求詩必須以行數算，並且規定一個標準價目。

# 隴南風俗紀略 (三)

陳寶全

西河：番民爲患，西河老少皆知，故民族間感情，甚爲惡劣。以往漢民入山採薪。輒被番民阻撓，因之時起紛擾，亦爲民族間一大問題。政府有鑒於此，經各方之磋商，訂定採薪辦法八條，並將有傷感情之刺激名詞，一一改正。（如地名殺賊橋改爲沙子橋等。）

婚喪祭儀，略如古制。惟於夏歷正月十五日，城內各街，滿搭松棚，密掛彩燈，直至十九日爲聖母娘娘誕辰；是晚城內，共有聖十六位，自築一處，各備鸞鳳儀仗，並請唢呐陣，喇嘛吹號，火炬連明，燈光結彩，鼓角齊鳴，萬人空巷。進東城，下晚鐘，繞街一週，頗有一刻千金之概。同時西河湖港過大，地氣屬陰，少亡之人，被纏一五年所，而尸猶不腐，俗人疑其作祟。故少壯或暴死者，必須曝棺數載，俟其血肉溶化，以骨枯乾，而後掩埋。

武都：武都爲古階州，漢爲武都郡，地名羌戎。清爲直隸州，轄文武成固等縣，東通漢中，南下巴蜀，西達河湟，密爾黑番，喉隘三省，爲歷代軍事重鎮。民族成分，大約漢民佔百分之九七強；回民佔

百分之二，多居城廂；番民佔四分之一弱，居第二區陳家壩一帶，秉性忠厚，男女皆勤於操作。回漢無若何隔濶，惟漢民間有不肖，徒藉洋術欺凌番民，誠一憾事。

男子蓄辮，或留之；女子纏足，仍極盛行。即由武都東至成縣，兩地文縣，北達岷州，交通大道而論，沿途村落，七八歲之幼女，仍在東裹金蓮，誇耀於人，其在深山古峪者，正如烟苗之毒，其回流行爲入禍患耳。

文縣：文縣南疆，接連松潘兩屏，有部份番民，曾於廢清雍正八年改土歸流，二百年來，相安無事，南屏以氣候與地質關係，產煙甚豐，而食料不足，大部米糧，仰給於文，以煙易穀，爲番漢交易主要品，因此民族間發展相依爲命之友誼，故無何爭端發生。（但文縣禁政上多出一層困難也。）

婚姻風俗，大都女大於男，有閨秀成年，而所配新郎尙在襁褓者。（血親之父子，同習習娘，亦爲他處不可多見之現象。）孀婦間有，假養老撫幼之名，招接夫上門，驚娛晚年。然此類後夫，率

多遊手好閑之徒，野馬成性，不受羈縻，因之常有浪費蕩產，或虐待子女，致起訟端情事。

造酒之風，甚爲普遍，沿街住戶，爲無牌之酒肆。資力不多，即可聽足消遣，因之世風不古，社會增加若干風流韻事。其次老年而歿，往往在家停喪三五年所，仍不出殯。清末縣正堂，曾有儀改革，然因沿已久，積重難反，所訂辦法，僅作歷史參考而已。

夏河：夏河爲舊日之拉卜楞地區，雖縣不久，政治未上軌道。全縣面積，政府既乏統計，專吏亦無調查。幾乎爲一純藏民區域，最先到該拉卜楞經商者，爲山面漢民，旋有一度漢番仇視，商人相率裹足，經濟無形中斷絕關係，二次東山再起，切係河州回民爲先鋒。於今夏河商業經濟仍由山面人執牛耳，而黃正清司令所開商辦，亦聘山面人爲之經理。

文化事業 較比落後。中央爲提高當地教育水準，設有藏民初級職業學校，兼所收學生，藏民子弟甚少。番民不識讀書，猶如漢民逃避兵役然者。

拉卜楞寺院，爲佛教六大寺院之一，建築堪稱偉大，喇嘛之中分：阿姑，羅汗，高僧，姑謝，佛爺數階級，猶如清季之



# 在長安看呵哩朗歌劇 (西安通訊)

雪濤

XX:

我是昨下午到了西安，車子進城的時候，太陽已是西斜了，算來這次走了六天，路上受了不少的折磨，也吃了不少的苦，華家嶺上低窪的地方都填滿了雪，風又吹得那瑟急，打得兩邊的峭石狂叫，誰能想到在這火熱的夏天竟能有這樣冰冷的寒風？同車的人沒有一個不凍得發抖，尤其那幾個穿得薄的小孩子，我將腦袋裝在大衣裏，毛毯也圍在肩上，可是還止不住。

當太陽在高山懷裏的時候，我們便停車休息在華家嶺招待所了。

第二天因為車子一路出毛病，所以天黑才趕到靜寧，住在一家小店裡，車站附近都是小店，一三年多了沒有睡過的熱炕，這次可以換了，不過炕燒得有點太熱，擦上又薄，肉幾乎被烤紅，據店東說，他這幾年睡這樣的熱炕，從沒分過什麼春夏秋冬，像這種情形，我想在江南人們的耳朵裡一定和神話一樣的有味。

二十二日的早晨，當太陽爬上山頂的時候，我們的汽車出發了，穿過靜寧不遠，便是六盤山，這山比北塔山高幾十倍，六盤山是這山的名子，山山上的公路，像

一條白練纏繞着，汽車像一個大爬蟲，沿着四十五度的斜坡向上爬，公路是那麼窄，僅能容下一輛汽車，公路下面便是陡直的幾十丈深的山溝，看不到底，那天雖然不是晴天，可是也有幾塊流雲，不知是山太高，還是雲太低，多少的山頂都被白雲吞進去，後來白雲齊了我們的頭頂，白雲和空氣分得那麼清，我把手從車窗伸出去，像把手浸在石灰水裏那樣糊糊。

車子慢到雲裏，我們真怕，四週什麼也看不見，汽車也似乎有點看不清，老牛一步一喘，不敢放快，我們都捏着一把冷汗，很怕車夫把我們開到山溝去，還好，不到五六分鐘，車子又從雲裏鑽出，猛然眼界一開，真像從夢裏醒過來。大概是正午，車到了一關口，(古金佛峽)這六盤山下的要塞，看形勢很像太行山上的娘子關，兩面是高山，中間一條窄路和一條小河，出了山峽，約沒一箭之地的山坡上，是六郎廟，我們曾下車遊覽一次。

車出三關口不遠，便是一片綠油油的小麥，像塞外的沙漠看不到邊，麥穗有三四寸長，黃綠地可愛，低着頭不敢向上看

一眼，像女人們辦了什麼偷摸事情。山上山下，竟會差這樣遠。天還很早就到平涼，城市還相當地繁華，商店很不少，東西也便宜，城裏戲院影院都有。

二十三日下了三天小雨，並沒有開，二十四日動身很早，那時太陽剛剛出來，從平涼到西安是一片平野，連一座像房子高的大岡都沒有，可是路並不平坦，被大車軌得糊糊塗塗，車子再開快點，真頭破地要死。下午三時到藍軍鎮，這一天的洋罪才算受够，屁股痛得不敢坐，所以一到旅社便躺下了。

第二天因為車子一路出毛病，所以太陽西斜的時候，才到西安，西安比二年前更繁榮，添了不少的新式樓房，馬路上的汽車洋車來回風馳，一輛一輛，接着尾尾，行人路上，紅男綠女擁成一團，在汽車上看去，滿眼都是女人，軍官們的斜皮帶。

我在汽車上一路納悶：敵人整天炸西安，為什麼看不到一點被炸的痕迹，炸彈丟在什麼地方，真讓人莫明其妙這些新起的樓房莫非是被炸出來的？

到社後我本想早些休息，但朋友們硬拖我去看歌劇「呵哩朗」他們說這是韓國的

歌劇，很好，我也因為「啊哩朗」的名字，怪然，儘知道它是鴨綠江邊的一座山，許多韓國同胞，都爲了受不下敵人的蹂躪，從它的山頂跑到「滿洲」來，可是再詳細一點，便不知道，並且聽說又是四幕歌劇，所以也就從樂意地跟他們去，劇場叫「實驗劇場」在兩院門，大概是因爲西北劇場的實驗劇場而名，地方不如關州新舞台大，因爲有樓座，所以容人還算不少，我們到了之後，廳已坐滿，幸而看座的認識，前邊加了幾個位子。

劇場唱了中韓兩民族要聯合起來的標語，劇古的正面掛着中韓兩國的國旗，韓國青年救地工作隊，這次是爲勞軍公演，據說他演完以後，還要到太行山去，太行山下有我的家，我很慚愧不能跟他們一同去看離別三年的家鄉，家鄉里的爹娘。

一聲鐘響，停止了台下觀衆們的談笑，接着一縷綠樂從地裏慢慢鑽出來，一會比一會，一會比一會響，幕也跟着徐徐地拉開了，暗淡的燈光，一絲絲加亮，舞台正中，托出一座青山，（一丈來高）山頂的右角，有一棵合抱的老樹，山色翠綠，長滿了鮮花和野草，在話劇的舞台上，我還第一次見這樣偉大而且逼真的佈景，燈光大概是加上了一層紅罩，很像是紅日

東昇地景象，青山古樹，浸在紅光裏，誰不說是一幅絕妙的風景畫。

從遠方傳來一曲清歌，人們都無意中伸長頸子，樂器也像有點胆怯起來，不敢高聲響，漸漸歌聲近了，似乎來在山脚下，「金鐘兒」的確像金鐘兒，唯有這三個字可以形容它，頭髮，腦袋，身子，腿，……一位女郎從山後走到山頂，又像蝴蝶一樣飛下山來，（不！還是走下來約，不過有點像飛）她穿一件淡青小褂，緊裹着兩胸突起的乳房，下身一件淺粉色的裙，腰間繫一條長長的紅絲帶，臉很豐滿，手裡提一個花籃，她並不是舞，不過像有一種舞意，一邊唱，一邊搖山坡上的花。

後來從花籃里取出一把剗菜的小刀，蹲在山坡剗菜，——據說這位飾者叫沈承荷是沈逸子的妹妹。

一聲口哨，接着又是一羣羊叫，女郎抬起頭來凝視了一下神，便從心裡發出一個笑，提起花籃躲在大樹背後，果然來了一個人，一個戴着草帽穿着草鞋的牧童，吹一聲口哨，打兩下鞭子，也有時彎下腰去拾一塊石子，去向遠方，好像是教訓他的羊，他真活潑，像「鳳凰城」裡的小老漢。女郎慢慢從樹後縮手縮脚地走近牧童，猛然吹了一聲口哨，嚇得牧童滾下山來，女郎嚇呆了，急忙也跟着跑下來去拉他，牧童挺着身子不動，女郎摸摸他的鼻子，

好像已經斷氣，女郎驚慌了幾乎哭起來，跪在牧童身邊又不知所措。

猛然牧童吹了一聲口哨，跳起來，女郎知道受了騙，怒着小嘴，低着頭去摸弄手裏的小刀，身子還不斷地左右扭動，充分表露了那下姑娘們那種含羞地樣子，牧童裝出許多模樣去和女郎開玩笑，女郎終久不理，牧童也窮了，摸著腦子，才想出一個好辦法，——從姑娘手裡奪出那把小刀，裝作要自殺地樣子，女郎嚇地一笑，握住他的手，這握手像是京劇裏的叫板，舞臺立刻換了調，一幕酒醉在春色里的歌舞拉開了。

正在舞着地當兒，遠方送來一陣軍號，——升旗號——他倆立刻跑上山去，向着冉冉上升的國旗（韓國國旗）筆直地立着，並且還唱着升旗歌。

升完旗兩人又一同跑下山坡，拾花剗菜。一陣殺聲，叫起了半天烟火，槍也響，狗也叫，孩子也哭，一幕殘暴地大屠殺，擺在觀衆眼前，國旗被刺刀從桿上扯下來，又換上一個太陽旗，這時牧童和女郎早嚇呆了，蹲在山坡下，像失了母親的小羊，一場燒殺過了之後，他倆才爬起，拾起被扯下來的國旗，呆看着，兩人流了不少的熱淚，最後都帶着一顆戰慄的心跳，到山後去——幕也徐徐下落。



# 逝水章

唐那

「往事如逝水啊！」  
沉思人向大江嘆道。

已不復是舊年  
江水漲起  
夾岸的花容  
送你我裝遠去

那痛楚的依依的回首  
將別從水上  
寸寸去

清雨却匆匆過了  
將別從水上  
寸寸去

將別從水上  
寸寸去  
哀念你的身後遺留。

在南邊，  
你的家裏人下起課，  
風雨流穿，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一戰國士戰地來去

我說是特別快，沒有一分鐘第二幕可

就又開了，原來佈景也沒有換，燈光很暗，  
像是晚上，背景上幾陣烟火，烘出「五  
年後」三個大字，和一鈞彎月，台上台下

都是那麼靜，一個像沒人的世界，一羣難  
民，每人帶着一隻哭臉，扶老攜幼地爬過  
山來，嘴里唱着流亡曲，悲痛的聲音，令

人落淚，流亡的人們一連三四批，翻過啊  
哩朗的山頂走過去，最後是第一幕的村女  
和牧童，他們已經由戀愛而結婚，並且還

有成績，小孩在放假的，和「代用品」里  
那個孩子差不多，這對夫婦含着淚走下山  
坡，白髮的父母送到山頂，抱頭痛哭了好  
幾次，終久忍心地分開了。

第三幕換了佈景是奉天的一條街，背  
景上映着「三年后」四個大字，村女牧童  
還有一位青年，很狼狽地在大街上走來走  
去，牧童和村女都老了，成了駝背彎腰的  
老牧童和老村女。

從右邊轉出一支人馬，全副武裝，當  
頭的一個打着一面大旗，旗上繡着一韓國  
革命軍「五個字，唱着悲壯的進行曲「這  
個曲子他們送我一信也隨信寄去」走到台  
子中央，解散了休息，老牧童聽他們談話

的口音，知道是流亡出來的同胞，便很親  
熱地談論起家鄉，富有詩意的哩朗山，  
流浪三十幾年的痛史，老牧童自嘆年老，

覺得這一生恐怕再不能回到老家，軍官安  
慰他，鼓勵他，並且還說「中日戰爭正是  
我們翻身的好機會」老牧童老村女和他們  
那孩子，都被感動，一齊參加了革命軍。

最後一幕還是第一幕的佈景，啊哩朗  
的山頂上，飄蕩着太陽旗。

一位韓國革命軍，拿上了刺刀的槍  
，慢慢摸到山脚下，腰里還插着他們的國  
旗，從山脚偷偷爬上山，一聲吶喊衝了過  
去，誰知不幸一槍被敵人打死，滾下山來  
，接骨又爬來一個，從死者的腰里抽出那  
面國旗，照樣衝上去，也照樣不幸被打下  
來，這樣接連幾次，老村女和老牧童一個  
被打死，一個被打傷，可是革命軍並不因  
此停止了前進，依舊踏着死尸爬上山頭，  
而且比以前更多，聚了約有十來個，一陣  
殺聲，衝下山頂，機關響成一團，在這最  
興奮的時候，受傷的老牧童也掙扎着爬起  
，想隨着衝上去，恰好遇到他的兒子，相  
抱痛哭一場，後來老牧童從懷里摸出他們  
的國旗，指手劃腳地讓曲兒子，把旗掛到  
山頂，當國旗在高桿上飄揚的時候，老牧  
童也跌倒死去了。

歌劇到這里算是結束，我不懂戲劇，  
更不懂歌劇，所以絕不敢胡批評。  
祝安！

# 行進在山窪裏(續)

呂品

## ——新世代第一章——

流亡的孩子們，利用現成的謔子，套着自己的語言，唱着自己的磨難和不幸。

「沒有錢花呀，光吃飯，

每月伙食六塊半，

六塊半，吃不完，

月剩二毛三，

買雙草鞋，不修，

往家里捎封信呀，

信呀，沒處轉。」

.....

風挾着悠長的調聲，從稀疏的草叢另一面傳來。歌聲不很高，因為夜靜，使歌聲的每一個顫動的音，都悽切地聽到。

「媽的，在這里混的是什麼日子呢？

求學嗎？倒怪好聽，手搭到心窩里想一想

吧！」有人用高亢的嗓子叫喊着。

「真的在這里過的算鳥日子呢，要是

在北平，那才——你說呢？」

說這話的是一個南省人，但他自己却在北平住過十個以上的年代，他愛北平正如愛他自己一樣。金魚大凸出的眼睛上，老是掛勝利的微笑，現着不可一世的風度。「不知道你們怎樣，我自己在這兒却沒

過着一天快活日子，你說？克文。」

克文沒聲息地用指頭在地上畫圓圈。

「馬尾提豆腐——別提！埋住頭閉住

眼睛日子，過一天就是一天，要說一想那

日子就不能過！」

「對啦！」南方人說話了「所以你老

哥就成天看兒女英雄傳，早嗎？」他感覺

上「利」，兩支眼睛笑成兩道細線。

「說正經，年青人，家里總是沒老有

少，誰家都一樣！」

「俺家里還有老婆啦，老婆可也真迎

人心，那傢伙要是有考，頭頭都有，——

這樣的晚上，說不定讓日本人吃着肚皮

呢？」

「又想你小媽媽了，是吧？好孝順的

兒子！」南方人望着滿足的尊容，眸子掃

射着人羣。

「談那些幹啥？有種就回家打日本，

沒種趁早閉住嘴，省點氣力。」粗大的嗓

子，沉重，有力，每個字似乎是一塊鐵。

「一有功夫，南方人就叙起他的少爺生

活了。」

「……比如咱吧，在家里，誰受這東

洋罪？清早，牛奶，鷄子，魚肝油仍嫌不

舒服，那時候，我父親在北平當旅長，我成天都玩，什麼北平的天橋，西單胡同，前門大街，東西長安，反正我那兒都去過，那兒都知道，你問吧，儘量問。」

當前這一組人，就沒有一個居心想放

問他一下，也許認為這是多事，或者立刻

想不起什麼特殊的地名。

克文一直是低頭，有時他望一望別

人的臉，很快地就回復到自己故定的思憶

上去了。他想着家庭，想自己的一批朋

友，他們都踏上戰場或別的地方，但自己

却仍跌落在這里——這真是氣！早就想

走而沒有走開的地方，他沒有思憶的深淵

裡，逆科着妨害自己發展後果的黑暗和沒

落的前途，儘管在鑽牛角。

「手槍，你知道吧？那時候，父親在

北平當旅長的時候，什麼槍我都愛玩，勃

郎寧，快慢機，家里什麼都有，打槍，上

街都是每天的必修科，我的身體也就是那

時候「棒」起來的，摸一摸吧！」他伸

出胳膊來，沒一個人來嘗試，結果仍是他

自己將胳膊縮回去。「看胸部！……人總

應該有一付好體格，別的都是假貨的……

「日月常在，何必入忙，多活幾天，比什

麼都強」，這才是唯生論的真理！」

他得意忘形的笑着，氣派旺盛得像對

人示威，旁邊沒一個人應聲，這之間，因為他愉快的程度，笑得勁頭越來越大。

「低一點好不好？」克文擠着滿肚皮的牢騷。

笑聲停止了，遠遠送來一串驢子的叫聲。

草的香味，蟋蟀的叫聲，縻和着夜的氣息，濃厚地鋪展着。

從一塊平躺的作為小學生操場的地面上，克文和孟碰頭。

一向，克文總是尊視着孟的。孟的告戒和勸告，他完全能够接受，在某些地方，他的話，幾乎就等於他的法律。在他面前獲得了許多珍貴的不可在別人口頭多得的真理和知識；這些真理和知識，慢慢種在他心上，融化於某一種作用裡，而成為支配着自己意識的東西。多次和孟的接觸，使他體會到孟的值得親近的許多優良的特質，他再也不能分離開他了，雖然有些行動上他是避諱着孟，但究竟在他面前還是愉快的時候多——這樣，時間的延長加深了他們的友誼，也從他身上建立起孟的牢不可破的身影。目前被愁悶深鎖着的克文，心頭異常憤滿不安，一遇到孟，他無論如何不肯輕易放過的。

一向見慣了的朋友，用不着打客氣，一個微笑，他附着在孟的身邊。

「日子長久這麼下去嗎？那我可活不下去——後悔的是不會相隨老趙他們一夥到……」。

「只要在這念頭，什麼時候全可去，放心吧！目前既已走到這里，就先將就一點……」。

「是吧，你不是說……老實說：我從沒有打過一天正義準備學習什麼三角，解折幾何——要知道那些是完全沒有用啊，一些也沒用處的廢貨！」他現得超格倔強，每個字都是冒着火星從牙縫里迸出來的。

「不，克文，你完全不對，三角，解折幾何，那完全有用，不過課程的區別是隨着性格，才有不同的效率，你應該承認我的話是正確的。」他笑了，完全是一個真摯的友誼的笑，薄薄的嘴唇，被一個溫良柔和的微笑弄歪了。

以後，講到幾個朋友中間的性格和學習態度上，孟極力拆首着一般的病見，中學生的傲慢，浮躁，輕薄，卑劣，吹牛，有頭無尾……和着多少英雄主義，及安閑的個人主義者，他就舉出很真確的典型。——像講故事一般地生動，有趣而具體，克文便被吸進這講話的領域里，使他忘却了自己的存在，話頭每轉一個灣子，克文便另是一個新鮮明瞭的感覺。

「青年人，不應該苦悶，苦悶妨害你的發展，也影響你的健康，能使你憂鬱，墮落。我並不是說你不該計劃你的前程，而是這樣說，在沒可能更自己穿入另一條路之先，對於不必要的奢望和幻想，應該打消……在目前也仍不失掉你學習的機會！不要因為這里政治黑暗，老百姓的冥頑和淺薄，及大人先生們架空的高談闊論，少爺小姐們享樂的習慣……這一切不景氣塞住了你的進步，這思想要不得，對個人糟糕，對抗戰不利。」

兩個人，肩並肩，踏着稀慢的碎步。影子在月光里搖閃。孟的態度嚴肅而親切。

克文的血管里奔騰着一股熱流。

「爲了學校的現行課程，給抗戰距離得太遠，遂使你感到不滿，加入前進的集團呢，環境不允許，於是將自己裹在一個苦悶的網子裡，結果是滅亡，滅亡！也許比那一些思想全沒有，盲目，無靈魂的傢伙，還毀滅得快一些！」

他，靜靜地端詳着孟那低窪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滿臉的誠樸——那，都是非常熟悉而值得親近的碎件！

「……拿中國說，抗戰以來抖出許許多多紛雜的現象，有我們不曾發覺過的力量，也有泛在眼上看不下去的失望。比

如這里政治上的窒息，強派壯丁，買名頂替，紳士老爺們的爭權奪利和新起的排外運動，都讓我們非常憤恨，不快。但另一方面、戰爭燬滅了產業主義者的企圖，開闢了落後的地帶，公路的建設，民衆的警覺……一個我們這樣的青年，是需要一重改造的力量來爲光明的開拓者，並不是伏在黑暗的角落裏，光顧納悶和煩惱！

話，像沒有止盡的細細的長流，克文聽得入神，聽得感動起來，含着莫名的懺悔，回復到發現了自己的存在，而仍不失爲一個有作爲的青年。

### 編完小記

這一期編完以後覺得有些話必須說說。首先就這幾次合刊，這是很對不起愛護本刊的讀者的。第一困難，我們是幾次的困難，此外再加上一手不夠，於是乎就無法按期出版。我們刊物和七月一號，當然不敢相提並論；但編輯方面的苦況，如胡風先生所說：「凡看稿一方面，都是編者一個人，退稿、回信、由一處到另一處，完全一樣。」因之對青年朋友的情，原來，不能按時答覆或退還，也完全了解，都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早日出來，於是因爲稿多不能如投稿者的希望，於是因爲稿多不能如投稿者的希望，於是因爲稿多不能如投稿者的希望……

夜氣帶有寒冷的濕潤在伸展着。一切是嚴肅，一切是神祕。

隊伍在行進中，時常出現着大大小小的故事。同學們開着老百姓的玩笑，講些誇大的謠語，什麼敵人的炸彈一爆炸就會炸幾百里，中國軍的大刀能衝破敵人的炮兵陣地，種種謠言不對馬嘴的瞎話，吹得老百姓張口瞪眼。

促不安，爲了清理積累債務，有好多稿件沒有得到作者的同意，便轉送別處發表。再者，定戶日漸增多，刊物的經費，不增不減，外埠代銷處，又因在半年份，刊物也大受影響，而增加困難，而刊物也大受影響，而增加困難，而刊物也大受影響，而增加困難……

多少日來，總是穿行在山澗里。常有曲折性的山溝，躺着崎嶇的蛇行小路，有時兩架山頭幾乎在一塊近得親起嘴來，有時做出一塊平原——但是太少了。天的領域隨山頭高低與距離遠近而變更着大小明暗。

叢草，河流，疏林，挺出胸部的沙灘……在未會遭遇敵人蹂躪的土地上，發着過濃的香味，現着優美的氣色。

(未完)

### 現代評壇

第五卷 第21期

預定處 蘭州現代評壇社  
代售處 蘭州各大書店  
通訊處 蘭州木塔巷14號  
印刷者 蘭州俊華印書館

全年	廿四册	貳元
半年	十二册	壹元
本年期	零册	貳角

本刊歡迎投稿！批評！訂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甘肅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定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六八七〇四號